

卷二十四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閒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少英雄。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說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朱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既在矶边相隔一里多路。有个弘济寺。已左轉去。一派峭壁。插
在半空。就如石屏一般。壁天如山。崖迴抱。將來。當時寺僧於空
廡建个閣。半嵌石崖。半臨江水。閣中供養觀世音像。七照水中。
毫髮皆見。宛然水月之景。或名爲觀音閣。載酒遊觀者。殆無虛
日。奔走既多。火蹟頗著。香火不絕。只是清淨佛地。做了喫酒的
所在。未免作踐。亦且這些游客。隨喜的多。布施的少。那閣年深
月久。沒有錢糧修葺。日漸坍塌了。一日有个徽商某。泊舟矶
下。隨步到弘濟寺遊玩。寺僧出來迎接。問了姓名。邀請喫茶。
茶罷。寺僧問道。客官何來。今往何處。徽商答道。在揚州過江來。
帶些本錢。要進京城小舖中去。天也將晚。在此泊着。上來要上
寺僧道。此處走去。就是外罗城觀音門了。進城止有二十里。客

官不搬了行李。到小房宿歇了。明日江潮發。行李脚踏实地。絕
早到了。若在船中。還要過龍江關盤驗。許多擔攔。又且晚間。此
處矶边。風浪最大。是歇船不得的。徽商見說得有理。果然走到
船边。把船打發去了。搬了行李。竟到僧房中來安歇了。寺僧就
陪着登閣上觀看。徽商看見閣已頽壞。問道。如此好風景。如何
此閣頽壞至此。寺僧道。此間來往的很多。都是遊耍的。並無一
个捨財施主。寺僧又貧。修理不起。所以如此。徽商道。遊耍的人
必竟有大本段在內。难道不佈施些。寺僧答道。多少王孫公子。
只是帶了娼妓來。喫酒作樂。那些人身上。便肯撒漫。佛天面上。
却不照顧。還有豪奴狠僕。家主既去。剩下酒肴。他就毀門折窓。
將來盪酒煮飯。只是作踐。怎不頽壞。徽商嘆惜不已。寺僧便道。

朝奉若肯喜捨時。小僧便修葺起來。不難。徽商道。我昨日典夥
計算帳。多出三十兩。一箇銀子來。我就捨在此處。修好了。閣一
衆也是佛天面上。二來也在此間留個名。寺僧大喜稱謝。下了
閣。到寺中來。原來徽州人心性險惡。却肯好勝喜名。又崇信佛
事。見這個万人往來去處。只要傳開去說。觀音閣是某人獨自
修好了。他心上便喜歡。所以一口許了三十兩。走到房中解開
行囊。取出三十兩一包。交付與寺僧。不想寺僧一手接銀。一眼
瞟去。看見餘銀甚多。就起了歹心。一面分付行童。整備夜飯款
待。看他奉承殷勤相勸。把徽商灌得酩酊大醉。夜深人靜。把來
殺了。開他行囊來看。上見搭包多是白物。約有五百餘兩。心中
大喜。與徒弟計較。要把屍來拋在江裡。伏

此時山關已鎖

須要在持師父處取財。鑰盤問起來。遮掩不得。不但做出事來。
且要分了東西去。寺僧道。這等如何處置。徒弟道。酒房中有個
大甕。莫若把來斷碎了。入在甕中。明日覷個空。便連甕將去。
拋在江中。方無人知覺。寺僧道。有理有理。果然依話而行。可憐
一個徽商。放了幾段碎物。好意佈施。得此慘禍。那僧徒收拾淨
盡。安貯停當。放心睡了。自道神鬼莫測。豈知天理難容。是夜有
一個尋江捕盜。指揮也泊舟矶下。守候甚麼公事。天早起來。只見
一個婦人走到船邊。將一個擔桶汲水。且是生得美貌。指揮留
心。一眼望他那條路去。只見不走到民家。一直走到寺門裡來。
指揮疑道。寺內如何有美婦擔水。必是僧徒不公不法。帶了哨
兵。一路趕來。見那婦人走進一個僧房。指揮人等。又趕進去。却

走向一個酒房中去了。寺僧見個官帶了哨兵。絕早來到。虛心
病發。個七面如土色。慌七張七。却是出其不意。躲避不及。指揮
先叫把僧人綁定。自己坐在堂中。叫兩個兵到酒房中搜看。只
見婦人進得房門。隱七還在裡頭。一見人來。鑽入窠裡去了。走
來稟了指揮。指揮道。窠中必有冤枉。就叫哨兵取出窠來。打開
看時。只見血肉狼藉。頭顱劈破。是一個人碎割了的。就把僧人
兩個縛了。解到巡江察院處來。一上刑罰。僧徒熬苦不過。只得
從實供招。就押到寺中。起贓來爲証。問成大辟。立時決。衆人
見僧口招。因爲佈施修閣。起心謀殺。方曉得適逸婦人。乃是觀
音顯靈。那一個不念一声南无灵感。現世音菩薩。要見佛天甚
近。欺心事是做不得的。從來說現世音極靈固然。無處不顯應。
却是燕子砌的。還是小可香火之盛。莫如杭州三天竺。那三天
竺。是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天竺中。又是上天竺。爲極盛。這
個天竺峰。在府城之西。西湖之南。登了此峰。西湖如掌。長江如
帶。地勝神異。每年間入山人海。挨擠不開的。而今小子要表白
天竺觀音一件顯靈的。與看官們听着。且先听小子風花雪月
四詞。然後再講正話。

風嫋七。風嫋七。冬嶺泣孤松。春郊播弱草。收雲月色明。捲霧
天光早。清秋暗送桂香來。極夏頻將炎氣掃。風嫋七。野花亂
落令人老。

右詠風

花艷七。花艷七。妖嬈巧似妝。鎖碎渾如剪。露疑色更鮮。風送
香常遠。一枝獨茂逞冰肌。万朵爭妍含醉臉。花艷七。上林富

貴真堪羨。

右詠花

雪飄上。雪飄上。翠玉對梅殘。青盤置竹梢。瀟空翻絮浪。積檻鎖銀橋。千山連駭鋪鉛粉。万木依稀擁素袍。雪飄上。長途遊。

予恨迢遙。

右詠雪

月媚也。月媚也。乍缺霜橫野。方團鏡掛天。斜移花影亂。低映水紋連。詩人舉盞搜佳句。美女推窗避月眠。月媚也。清光千

古照无边。

右詠月

看官。你道這四首。是何人所作。話說洪武年間。浙江鹽官會稽山中。有一個老者。緇服蒼顏。幅巾繩履。是個道人打扮。不見他治甚生業。日常醉歌于市間。歌畢起舞。跳木緣枝。宛轉盤旋。身子輕捷。如鶩魚飛燕。又且知書善詠。恢諧笑浪。秀髯如雪。有文

士登遊此山者。常與他倡和談謔。一日大醉。索酒家筆。題此

四詞在石壁上。觀者稱賞。自從寫過。墨蹟漸深。越磨越亮。山中

這些與他熟識的人。見他這些奇異。疑心他是個仙人。却再沒

處查他的踪跡。日日往來山下。又不見个住家的所在。雖然有

些疑怪。目見耳聞。日有已久。也不以為意了。平日只以老道相

呼而已。離山一里之外。有个大姓仇氏。夫妻兩個。年登四十。極

是好善。並無子嗣。乃捨錢刻一慈悲大士像。供禮于家。朝夕香

花燈果。拜求如願。每年二月十九日。是大士生辰。夫妻兩個。齋

戒虔誠。躬往天竺。三步一拜。拜將上去。燒香祈禱。不論男女。求

生一个。以續後代。如是三年。其妻果然有了胎孕。十月期滿。晚

間生下一个女孩。夫妻兩個。歡喜無限。取名夜珠。因是夜裡生

修

的取掌上珠之意。又是夜明珠寶貝一般。年復一年。看長成
 端慧多能。工容兼妙。父母愛惜他。真个如珠似玉。修忽已是十
 九歲。父母俱是六十以上了。尚未許聘人家。你道老來子做父
 母的。已不得他早成配偶。奉事暮年。怎當二十將過了。還未嫁
 人。只因夜珠是這大姓的愛女。又且生得美貌伶俐。夫妻兩個
 做了一個大指望道。是必要揀个十全。毫無嫌鄙的女婿來嫁
 他。等他名成利遂。老夫婦靠他終身。亦且只要入贅的。不肯嫁
 出的。左近人家有幾家來說的。兩個老人家嫌好道醜。便有數
 家像意的。又要娶去。不肯入贅。有女婿人物好學問高的。家事
 又或者淡薄些。有人家資財多門戶高的。女婿又或者愚蠢些。
 所以高不轉。低不就。那些做媒的見這兩個老人家。雖理會也

大

有好些不耐煩。所以親事越遲了。却把仇家女子美貌擇婿。難
 為人事之名。遠近都傳播開來。誰知其間動了一个人的心。看
 官你道這個人。是那个。敢是石崇之富。要買綠珠的。敢是相如
 之才。要挑文君的。敢是潘安之貌。要引擲果婦女的。看官若如
 此。這多是應得想着的了。說來一場好笑。元來是
 周時呂望。要尋个同釣魚的對手。漢時伏生。要娶个共講書
 的配頭。

你道是甚人。乃就是題風花雪月四詞的。這個老頭兒。終日纏
 着這些媒人。與他仇家去說親。媒人問是那个要娶。說來便是
 他自己。這些媒人也只好當做笑話罷了。誰肯去說。大家說了
 笑道。隨你千選萬選。這家女兒真了爛了。也輪不到。說起他止

是老沒志氣。陰溝裏思量天鷲肉。喫起來。那老道見沒人肯
替他做媒。他就老着臉。自走上仇大姓門來。大姓夫婦二人。正
同在堂上說着女兒婚事未諧。唧唧噥噥的商量。忽見老道走
將進來。大姓平日曉得這人有些古怪的。起來相迎。那媽兒見
是個老人家。也不回避。三人施禮已畢。請坐下了。大姓問道。老
道今日爲何光降茅舍。老道曰。老僕持爲令愛親事而來。兩人
兒說是替女兒說親的。忙叫看茶。就問道。那一家。老道曰。就是
老僕家。大姓見說了。就是他家。正不知這老道住在那里的心
裡。已有好些不快意了。勉強答他道。從來相會。不知老道有幾
位令郎。老道曰。不是小兒。老僕曉得令愛不可作凡人之配。老
僕自己要娶。大姓雖怪他言語不倫。還認直說道。老道平日

專好說些話要。老道上並非要娶。老僕果然願做門婿。是必娶
成的。不必推托。大姓夫婦見他說得可惡。勃然大怒道。我女閨
中妙質。等閒的不取求聘。你是何人。輒敢胡言亂語。立起身把
他一搜。老道從容不動。拱立道。老夫差了。老夫選擇東床。不過
爲養老計耳。若把令愛嫁與老僕。老僕能孝養吾丈於生前。禮
祭吾丈身後。大事已了。可謂極得所托的。這個不爲佳婿。還
要爲的。纔佳麼。大姓大聲叱他道。人有貴賤。年有老少。貴賤非
倫。老少不偶。也不肚裡想一想。敢來唐突戲弄吾家。此非病狂
必是喪心。何足計較。叫家人們持杖撵逐。仇媽媽只是在傍邊
夾七夾八的罵。老道笑嘻嘻。且走且說道。不必撵逐。我去罷了。
只是後來追悔。要求見我。就無門了。大姓又指着他罵道。你這

個老枯骨。我要求見你做甚麼。少不得看見你早晚倒在路傍。被狗拖鴉啄的。自子在那裏。老道把手掀着鬚髯。長笑而退。大姓叫開了門。夫妻二人氣得個懣胸塞肚。兩相埋怨道。只爲女兒不受得人聘。受此大辱。分付當直的分頭去尋媒婆來說親。這些媒婆走將來。聞知老道自來求親之事。笑一個不住道。天下有此老無知。前日也曾與我們幾次。我們沒一個肯替他說。他只得自來了。大姓道。此老腹中有些交才。最好調戲。他曉得吾家擇婿太嚴。未有聘定。故此奚落我。你們如今留心。快與我兩七人家。差不多的也罷了。我自重謝。則個媒人應承自去了。不題。過得兩日。夜珠靠在窓上繡鞋。忽見大蝶一雙飛來。紅翅黃身。黑鬚紫足。且是好看。旋遶夜珠左右。不舍。恰像眷戀他這

身子。芳香的意思。夜珠又喜又異。輕以羅帕撲他。撲個不着。大蝶將開去。夜珠忍耐不定。笑呼了鬚。回來撲他。看看飛得遠了。夜珠一同了鬚。隨他飛去處。趕將來。直至後園牡丹花側。二蝶漸大如鷹。說時遲。那時快。飛近夜珠身邊來。猛將翅攢定。夜珠兩腋就如兩個大箬笠一般。挾着夜珠。從空而起。夜珠口裡大喊。了鬚驚報大姓。夫妻急忙趕至園中。已見夜珠同兩蝶在空中。向牆外飛去了。大姓驚喊號叫。没法救得。老夫妻兩個放聲大哭道。不知是何妖術。攝將去了。却沒個頭路。猜得出。從此各處探訪。不在話下。却說夜珠被兩蝶夾起在空中。如登雲霧。心裡明知墮了妖術。却是脚不點地。身不自主。眼望下面。却見得明白。看見過了好些荆棘路徑。幾個嶮峻山頭。到一嶺。峒山

時得

窠中。方纔漸七放下。看見小小一洞。正可容頭。此外別無去路。那兩蝶已自不見了。只見洞邊一个老人家。道者裝扮。拱立在那里。見了夜珠。欢七喜七。伸手來。拽了夜珠的手。對洞口。喝了一聲。聽得得德轟雷也似響亮。洞忽開裂。老道同夜珠身子。已在洞內。夜珠急回頭。看得洞已抱合如舊。出去不得了。夜珠慌忙之中。偷眼看那洞中。寬廠如堂。有人面猴形之輩。二十餘個。皆來迎接。這老道。口稱洞主。老道分付道。新人到了。可設筵席。猴形人應諾。又看見傍邊一房。甚是精潔。頗似僧室。几窓間有筆硯書史。竹床石凳。擺列兩行。又有美婦四五人。丫鬟六七人。婦人坐于鬟立侍。床前特設一席。不見葷腥。只有香花酒果。老道對眾道。吾今且與新人成禮。則個就來。牽夜珠同坐。夜珠又惱又

只是站立不動。老道着惱。喝叫猴形人四五個來。揪探將來。物住在坐上。夜珠到此無奈。只得坐了。老道大甚。頻已將酒來勸。夜珠只推不飲。老道自家大碗咽喫。不多時大醉了。一个婦人。一个丫鬟。扶去床中相伴寢了。夜珠只在石凳之下。蹶着心中苦楚。想着父母。只是哭泣。一夜不曾合眼。明早起來。老道着見夜珠淚痕不乾。双眼尽腫。將手撫他背。安慰他道。你家中甚近。勝會方新。何乃不趁少年取樂。自苦如此。若從了我。就同你還家。拜見爹娘。骨肉完聚。極是不難。你若執迷不從。憑你百爛海枯。此中不可復出了。只憑你算計。走那一條路。夜珠聞言。自想。我斷不從他。料無再出之日了。要這性命做甚。不如死了。將頭撞在石壁上。去。要來自尽。老道忙使眾婦人攔住。好言勸他。

道。娘子既已到此。事不由己。且從容住着。休得如此輕生。夜珠只是啼哭。從此不進飲食。欲要自餓而死。不想不喫了十多日。一毫無事。夜珠求死不得。無計可施。自怕不免汗辱。只是心裡暗禱。觀世音。求他救拔。老道日與眾婦淫戲。要動夜珠之心。曾奈夜珠心如鐵石。毫不爲動。老道見他不快。也不來強他。只是在他面前百般弄法弄巧。要圖他笑顏開了。歡喜成事。所以日逐把些奇怪的事。做與他看。一來要他快活。二來賣弄本事。高聲。使他絕了出外之念。死心塌地隨他。你道他如何弄法。他秋時出去取田間稻花。放好在石櫃中了。每日只將花合餘。幾起開鍋時。滿鍋多時香米飯。又將一甌水。用米一撮。放在水中。紙封了口。藏於松間。兩三日。開封取吸。多變做撲鼻香。所以供

茶

猴

給滿洞人口酒米。不須營求。自然豐足。若是天雨不出。就剪紙爲蝶。或鳳。或狗。或燕。或狐狸。猿。猴。蛇。鼠之類。皆有之。他要取某物來用。立刻卽至前。取夜珠的雙蝶。卽是此法。若取着家火用物之類。用畢無事。仍教拿去。還了。桃梅菓品。日輪猴形人兩個。俱辦。都是帶葉連枝。是山中樹上所取。不是攝將來的。夜珠日見他如此作用。雖然心理也道是奇怪。再沒有一毫隨順他的意思。老道畧來纏七。卽便要死要活。大哭大叫。老道不耐煩。便去樓着別個婦女去適興了。還虧得老道心性。只愛喜歡。不愛煩惱的。所以夜珠雖捫在洞裏多時。還得全身不損。一日老道出去了。夜珠對眾婦人道。你我俱是父母遺體。又非山精木魅。如何隨順了這妖人。自受其辱。眾美嘆息。對夜珠道。我

輩皆是人身。豈甘做這妖人野偶。但今生不幸。被他用術陷在
此中。撒父母棄繯。離朝暮愛恩。竟成無益。所以忍恥偷生。譬
如做了一世猪羊犬馬罷了。事勢如此。你我物他何用。不若放
寬了心度日去。聽命於天。或者他罪惡有個終時。那日節見人
世言罷。各七派下如雨。有商調醋葫蘆一篇。詠着眾婦云。
眾嬌娥。照自傷。命途垂。遭颯颯。雖然也。顛倒鳳喜。非常覷
形容。不由心內慌。總不過。夕七完帳。須不見。桃花洞裏老劉
郎。

又有一篇詠着他夜珠云。

夜光珠。世所希。未登盤。墜於泥。清光到底不差池。笑妖人。枉
勞色。自迷。有一日天開日。齊得便宜。糊做了失便宜。

眾人正自各道心事。哀傷不已。忽見猴形人傳來道。洞主
道。多時了。還哭做甚。我只圖你漸也。厮熟。等你心順了。我大
家歡暢。省得逼你做事。終久不像我意。故不強你。今日子已久。
你只不轉頭。不要討我惱怒起來。叫幾個按住了你。強做一番。
不怕你飛上天去。夜珠見說心慌。不敢啼哭。只是心中默禱。覓
音救護。不在話下。却說仇大姓夫妻二人。自不見了女兒。終日
思念。出一單榜。在通衢道。有能探訪得女兒消息來報者。啓賠
家產。將女兒與他為妻。雖然如此。甚再多時。並無影响。又且自
見他飛昇去的。曉得是妖人。搵去。非人力可及。設計奈何。只好
日日在慈悲大士像前。悲哭拜祝道。靈感菩薩。女兒夜珠。元是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在菩薩面前求得的。今遭此妖術擄去。若菩薩不救拔。還我當時何不。不要見賜也。到哭了。望菩薩有靈有感。日日如此叫號。精誠所感。真是叫得泥神也。該活現起來的。一日會彰山嶺上。忽然有一根幡竿。逼直豎將起來。竿末掛着一件物事。這嶺上從死此竿的。一日哄動了許多人。萬衆齊觀竿末之物。俱各不識。胡猜亂講。內中有一秀才。姓劉名德遠。乃是名家之子。少年飽學。極是個負氣好事的人。他見了這個異事。也是書生心性。心裡畢竟要跟尋着。一个實心下落。便叫幾個家人。去拿了些粗布繩索。做了軟梯。帶些撓鈎。鋼叉。木板之類。叫一声道。有高。只要看的。都隨我來。你看他使出聰明。山高无路處。將鋼叉。叉着軟梯。搭在大樹上去。不平處。用板襯着。有路險難走處。用撓鈎吊着他。一个上前趕。只的就不少了。連家人共有二三十人。

一直吊了上去。到得嶺上。地却平實。立定了脚。望下一看。只見山腰一箇巔。岫之。有洞甚大。婦女十數个。或眠或坐。多如醉迷之狀。有老猴數十。皆身首二段。血流滿地。站得高處。自上往下看。纖細皆見。然後看那幡竿及所掛之物。乃是一個老獅猴的骷髏。劉德遠大加驚異。先此那仇家失女出榜。是他一向知道的。當時便自想道。這些婦女裡頭。莫不仇氏之女也。在急忙下嶺來。叫人報了縣裡。自己却走去報了仇大姓。大姓喜出非常。同他到縣裡听候。遣差施行。縣令隨即差了一隊兵快。到彼收勘。兵快同了劉德遠。再上嶺來。大姓年老。走不得山路。只在縣前伺候。德遠指與兵快路徑。一擁前來。元來那洞在高處。方看

得見在山下。却與外不通。所以妖魅藏得許多人在裡頭。今在嶺上。却都在目前了。兵快看見了這些婦女。攀藤附葛。開條路去。一箇一箇領了出來。到了縣裡。仇大姓還不知女兒果在內否。遠上望去。只見夜珠頭蓬髮亂。雜隨在婦女隊裡。大姓扯住夜珠。父女抱頭大哭。到了縣堂。縣令叫衆婦上來。問其來歷。備細衆婦將始終所見。自逐事體說了。縣令曉得多是良家婦女。爲妖術所迷的。又問道。今日誰把這些妖物斬了。衆婦道。今日正要強姦仇夜珠。忽然天昏地暗。昏迷之中。只听得一派喧嚷啼哭之聲。刀劍亂响。却不知箇緣故。直等兵快人衆來救。方纔甦醒。只見群猴多殺倒在地。那老妖不見了。劉德遠同衆人獻上骷髏典旛竿。稟道。那骷髏標示在旛竿之首。必竟此是老妖爲

神明所誅的。縣令道。那旛竿一向是嶺上的麼。衆人道。嶺上並無。縣令道。奇怪。這却那裏來的。叫劉德遠把竿驗看。只見上有細字數行。乃是上天竺六土殿前之物。年月猶存。縣令曉得是觀音頌聖。不覺大駭。隨令該房出示。此婦女逐名點明。召本家認領。那仇大姓在外邊伺候。先具領狀。領了夜珠出來。真就是黑夜裡得了一顆明珠。吓怕的。口裡不住叫。到家裡見了媽媽。又哭个不住。問夜珠道。你那時被妖法攝起半空。我兩個老人家趕來。已飛過牆了。此後將你到那里去。却怎麼。夜珠道。我被兩個大蝶擡在空中。心裡明白的。只是身子下來不得。媽媽叫喊。都聽得的。到得那里。一個道裝的老人家。迎着進了洞去。這些妖怪。叫老人家做洞主。遍我成親。這裡頭先有這幾個婦

女在內。却是同類之人。被他攝在洞裏宿的。也太相勸。我到底只是執意不肯。媽上便道。兒。只要今日歸來。再得相見便好了。隨是破了身子。也是出于無奈。怪不得你的。夜珠道。娘不是這話。虧我。只是要死。要活。那老妖只去與別个淫媾了。不十分來纏我。幸得全身。今日見我到底不肯。方纔用強。叫幾個猴形人。拿住手脚。兩三个婦女。來脫小衣。正要奸淫。見曉得此番定是難免。心下發怒。大叫靈感觀世音起來。只聽得一陣風過處。天昏地黑。鬼哭神啼。眼前伸手不見五指。一時暈倒了。直到有許多人進洞相救。纔醒轉來。看見猴形人。個個被殺了。老妖不見了。正不知是个甚麼緣故。大姓道。自你夫後。爹媽只是拜請觀世音。日夜不休。人多見我虔誠。十分憐憫。替我體訪。却再無消息。

耗誰想今日果是觀世音顯聖。誅了妖邪。前日這老道硬來求親時。我們只怪他。不揣豈知是箇妖魔。今日也現時報了。雖然如此。若非劉秀才做主。寫頭定要探看。旛竿上物事下落。怎曉得洞裡有人。又得他報縣救取。又且先來報我。此恩不可忘了。正說話處。只見外邊有幾箇婦女。同了幾家親識。訪夜珠。并他爹媽。三人出來拉進。乃是同在洞中還家的。各人自家裡相會過了。見外邊傳說。仇家爹媽。祈禱虔誠。又得夜珠力拒妖邪。大呼菩薩。致得神明感應。帶挈他們。重見天日。齊來拜謝。爹媽方曉得夜珠所言。全身是真話。眾人稱謝已畢。就要商量被害幾家。協力出資。建廟山頂。奉祀觀世音。盡皆喜躍。正在議論間。只見劉秀才也到。仇家相訪。他書生好奇。只要來問洞中事。休

備細去書房裡紀錄新聞。原無他意。恰好撞見許多人在內。問着却多是洞裡出來的。與親眷人等。盡曉得是劉秀才。是為頭到嶺上。看見了報縣的。方得救出。乃是大恩人。盡皆羅拜稱謝。秀才便問。你們眾人都聚此一家。是甚緣故。眾人把仇老虔誠禱神。女兒拒奸呼佛。方得觀音靈感。帶挈眾人脫難。故此一來是謝。二來就要商量。斂貲造廟。難得秀才官人在此。也是一會之人。替我們起個疏頭。說個緣起。明日大家稟了縣裡。一同起事。劉秀才道。這事在我身上。我明日到縣裏與縣官說明。一來是造廟如事。二來難得仇家小娘子。貞堅感應。也該表揚的。那仇大姓口裡連道。不敢。看見劉秀才語言慷慨。意氣軒昂。也就喜上喜歡了。便同道。秀才官人。令岳是那家。秀才道。年幼隨父。

尚未娶得。仇大姓道。老夫有誓言在先。有能採訪女兒消息來報者。罄賠家產。將兒女與他為妻。這話人人曉得。今日得秀才親至嶺上。探得兒女歸來。又且先報老夫。老夫不敢背前言。越着眾人都在會下。做個証見。結此姻緣。意下如何。眾人大家喝采。起來道。妙哉。正是女貌郎才。一雙兩好。劉秀才不肯起來道。老夫若如此說。小生不過是好奇高興。故此不避險阻。窮討怪跡。偶得所見。如此想起。宅上失了令愛。沿街訪榜已久。故此一時喜事。走來奉報。原無心望謝。若是老夫今日如此說。小觀了。小生是一團私心。不敢奉命。眾人共相擁護。劉秀才反覺得沒意思。不好回答。得了自去。眾人約他。明日縣前相會。劉秀才去了。眾人多稱贊他。果是個讀書君子。有義的好人。難得仇

大姓道。明日老夫央請一人爲媒。是必完成小女親事。眾人中
一個老成的走出來道。我們少不得到縣裡。勸公舉呈詞。何不
就以此事稟知縣相公。倒憑知縣相公做個主。豈不妙乎哉。眾
人齊道。有理。當下散了。大姓與媽上女兒說知此事。又說劉秀
才許多好處。大家贊嘆不題。且說次日縣令升堂。先是劉秀才
進見。把大士顯靈。衆心喜捨造廟。及仇女守貞。感得神力。誅邪
等事。一一稟知已過。衆人祿拿連名呈詞進見。縣令批准建造。
又自取庫中公費銀拾兩。開了疏頭用了印信。就中給與老成
耆民收貯了訖。衆人謝了。又把仇老女兒要招劉生報德的情
稟出來。縣令問仇老道。此意如何。仇老道。女兒被妖拆去。固然
感得大士顯靈。誅殺妖邪。若非劉生出力梯攀。至嶺妖邪雖死。

女兒到底也是洞中枯骨了。今一家完聚。慶幸非淺。情愿將你
兒嫁他。寔係真心。不料劉秀才推托。故此公同稟知爺上。望與
老漢做一個主。縣令便請劉秀才過來問道。遠總仇老所言姻
事。衆口一詞。此美事也。有何不可。劉秀才道。小生一特探奇窮
異。實出無心。若是就了此親。外人不曉得的。只道是小生有所
貪求。而爲此。反覺無顏。亦且方纔對父臺大人。說仇氏女守貞
好處。若爲已妻。此等言語。皆是私心。小生讀幾行書。義氣廉耻
爲重。所以不敢應承。縣令嘆息道。難得難得。仇女守貞。劉生尙
義。仇某不忘報。皆盛事也。本縣幸而躬逢。自擊。可不完成其美。
本縣權做個主婚。貧交萬不可推托。立命庫上取銀十兩。以助
聘禮。即令鼓樂送出縣來。竟到仇家先行聘定了。揀箇吉日入

贅仇家。成了親事。一月之後。雙七到上。天竺燒香。拜謝大士。就
送還前日旛竿。過不多時。眾人齊心協力。山嶺廟也自成了。又
去燒香點燭。自不消說。後來劉秀才得第。夫榮妻貴。仇大姓夫
妻俱登止壽。同日念佛而終。此又後話。又說會鰲山石壁。自從
誅邪之後。那風花雪月四詞。却像那個別洗過了一番。毫無
一字影蹟。衆人總悟前日老道。便是老妖。不是個好人踪跡。方
得明白。有詩爲記。

蟻吮石洞老光陰。

只此幽棲志自深。

若非大士慈悲力。

夜珠難免失其真。

拍案驚奇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近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詩曰

青樓原有掌書仙。

未可全归露水緣。

多少風塵能自拔。

淤泥本然出青蓮。

這回句詩。頭一句掌書仙。你道是甚麼出處。列位所小子說來。
唐朝時。長安有一個娼女。姓曹。名文姬。生四五歲。便好文字。之
感年已及笄。丰姿艷麗。倏然神仙中人。家人教以絲竹宮商。他
女道。此賤事。豈吾所爲。惟墨池筆塚。使吾老子此間是矣。他出
口落筆。吟詩作賦。清新俊雅。任是才子。見他欽伏。至于字法。上
通鍾王。下欺顏柳。真是重出世的衛夫人。得其片紙隻字者。重
如拱璧。一時稱他爲書仙。他尋閒也不肯輕與人寫。長安中富

衛